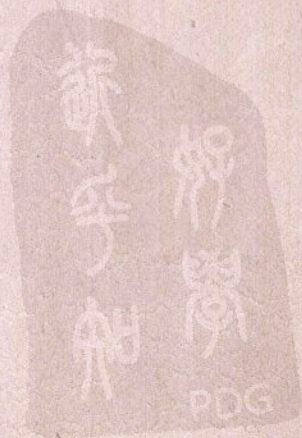


泌園集

四



泌園集卷十二

明烏程董份著

與大廷尉我渡陳公

曩我公之開府東吳也以精白率百僚以威德撫萬姓
遂使內無枹鼓之警外無烽火之虞遠近又安人士歌
誦而公挺身自立直道不阿覺忌遂生功業未竟今
新皇睿聖時政清明而公起家復鎮冀北蓋吳爲留邑
輔郡冀爲都會大邦固古京兆之區馮翊之處也天
子念惟重地當屬名賢故使輶車復膺舊節而公攄才
益展秉操不回政聲播宣風采振動是以驕將不敢恣
黠虜不敢窺上下恬嬉疆域綏乂蓋益見其折衝之明

效匡濟之弘猷矣如公者資望旣隆勲名茂著人皆言
不宜置之間局遠在周南而不知 聖朝用賢譬之造
父馭馬千里息駕五百停鑣所以節其馳驟之勞而養
其超騰之全力也頃觀縉紳諸公或自北而暫南或始
閒而大用如是者往往有之蓋御世之微權而愛才之
深意非眾可測匪夷所思也然則公之列樞垣備鼎足
夾輔宸極保護 皇家固不卜而知可伋而俟矣吳中
自公行後奸究日甚寇盜益繁而頃來偶被水災遂多
攘奪庶民喪業識者寒心夫水旱固天之降殃猶未足
慮而攘奪實人之鼓亂真可深憂古所謂太平者以皆
安其生各有定分也今一人得利百人染指一人橫行

百人效尤事固有始于甚微而關于甚大者故曰涓涓
不塞將成江湖星星不滅燎原若何言其端不可開而
漸不可長也公素有憂國之志而多慮民之艱者茲方
持正議于廟堂襄大政于海宇其何以亟遏其漸而早
制其端耶幸公留神萬萬份曩承公以意氣相厚肝膈
相期真有國士之知古人之誼者而偶涉多病遂歷數
年丁丑春間已致幾殆戊寅冬杪始獲少痊然神觀未
還形體非故視浮生如隔世視舊好如在天而況幕府
崇巖山川懸隔故感懷雖切竟闕奉聞馳遡雖誠莫繇
自達每一念至甚負兢惶適幸新遷暫得稍近若宿緣
之有假而積悃之可通也顧此衰齡當茲溽暑困憊旣

極序述無論如何如何

與少宗伯正峰孫公

今在京師以鄉義爲重而份于左右旣忝同館之雅復附通家之私非直桑梓之厚而已也然奉別以來久矣而不敢遣一介之使致咫尺之書以問起居布悃悞者豈敢以自外哉伏在丘壑又迫衰遲昔人所謂仰瞻玉堂如在天上懸隔旣甚則通候自難此固其分也高明必能亮之吾浙天下首省向時居政府秉國鈞者常不乏人而布在南都列諸曹九卿者尤不可以勝數近皆稍稍引去自份筮仕以來浙中寥寂未有若今日者然茲特見其外耳而詞林有如公者方與二三俊乂蒸蒸

而起其柄用爰立豈待問哉夫臯夔在中則十六咸敘
周召作輔則三千聿興士固在倡之而已故曰時序肅
者木搖落春氣至者萬物作崇山在陂峻坂有夷天地
之道固有往復也又何疑焉如公者世載明德勒于鼎
彝先忠烈公以忠貞節槩卓爲世訓先文恪公以文學
行義蔚爲儒宗眞所謂日月同光星辰其燦乃祖乃父
志在社稷而功所未竟澤所未周自公繼之洽于海內
矣三世接踵匡是四朝孰謂偶然致哉非天下之所共
推而浙中之所獨望哉茲因兒行具此專候以久在擯
黜則前之曠疎或不爲過以夙承契誼則今之繁絮或
不爲嫌惟公覽而察之幸甚幸甚

答少司馬南明汪公

昨份偶遊白嶽卽謁玄廬謂千里戒行不虛至願而廿
年馳企可慰夙懷矣豈知立轡雖勤擁麾暫出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高山旣陟而景行尙遠每一
念之徒切悵望然份將復嚮往旣已治裝而偶因沈痾
輒爾中阻秋且云暮當春以爲期耳今海內言文章鉅
工能力追古人獨步當世者必以公爲稱首信藝林之
範作者之宗也份雖已老而曩嘗有志焉願得附牛馬
走竊窺豹班計奉晤有時或可取質而公方膺 明天
子隆眷爲中外其推或漢家須封禪之文議明堂之則
必召馬卿授簡使申公加璧而况文武吉甫所用咸宜

卽折箠使胡長纓羈越固公建牙已試之明效而樞筦
未竟之閔謨也恐璽書且下新安而輶車當指上國則
份他日譬之泛剡水而不見戴入天台而不逢仙徒復
躊躇愈增歎恨耳堪輿晏生持素書來自天上如明珠
墮于人間藏之懷中光不可滅永以爲珍顧份衰年兼
苦宿疾投之瓊玖報之木桃祇增慙也旄節北上倘從
東吳否廣陵觀濤洞庭張樂使病夫起色而聽者神搖
固昔之所希于今之至盛也公嘗要盟肯果如約則夢
寐俟之矣份謹白不宣

與郡伯及泉李公

份昨因民間洶洶出而觀之見水皆滔天圩皆如沼而

室家倒塌遠近呼號份望水則魂搖聞號則心碎不知天之降災何至是極也今稍窪者已蕩沒矣惟高者尙在救護然其間不過十之一二耳而天倘不雨則人力猶有可施今雨勢不但不止且時復傾盆恐不沒不已也將如之何聞公以惻隱之心懷焦勞之志日來爲民祈禱無所不至矣今所恃者惟有公至誠回天若稍得雨止或可救此十之一二否則一望皆湮矣乞公身率各屬檄下各縣大行停禁咸極焦勞真有爲民請罪于皇天之意庶幾天或稍回民可稍活則萬民仰戴而亦公憫民窮恤民隱之至情也昨嘉禾流民聚眾攘動闔郡驚惶而我湖獨賴公撫綏有素坐鎮有方是以隣壤

如沸湯而湖中獨如安堵人實陰受其賜而不知其公也故份獨闔門感之逢人卽誦非以爲諂亦自謂獨知其所由耳然舊歲我湖雖未可爲豐穰亦未盡爲荒歉是以民不敢動法猶可行今田旣皆渰人將無賴矣頃聞自平望至苕城百里之間沿途多搶行舟將絕恐攘奪之端一啟而變亂之漸將生機已動于目前非細故也今所恃者全仗我公夫此時非爲處常實乃禦變夫禦變之道必先結之以恩而後重之以法所謂恩者公有焦勞祈禱竭誠之意民旣知感矣而必當預爲多方賑濟之圖民知將有賑濟則庶以少安其心民知急圖賑濟則尤以感動其心民之恃公眞如赤子之恃乳母

豈有赤子而忍悖乳母者乎如此則公之恩結矣而後以法制之昔在周禮治亂國則用重典而孔明以嚴治蜀實倣此意夫周家仁厚豈欲其用重典哉而三國當戰爭之時姑息不暇孔明豈欲其用嚴哉蓋亂國而待以仁厚則民無忌憚而其亂益滋戰爭之時而待以姑息則軍無統紀而戰爭必敗此聖王之法而賢者之妙用也今當此時雖未爲亂而其機已萌矣其漸已見矣若一人不治則百人效尤一處得利則百處染指此必須大爲出榜重爲禁戢而訪其甚者擇其渠魁轉申部使者示以嚴禁處以重辟彼見法令如此自不敢犯矣夫恩以結之而民有所依法以制之而民有所畏聖人

所謂安民者計無出此伏惟高明察焉

答大中丞鳳洲王公

份異日者有頭風之疾每苦岑岑頃當微勞輒臥不起
岑岑彌甚承教督以題咏僕病未能也公新從楚來貽
所著作方調宮激商歌陽春奏白雪彼巴人者舌橋然
而不舉口瘖然而廢足辟走仆矣自楊德祖之才見臨
淄而辭賦況下此者病且委頓乎昨覽名園奪天工極
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
地足以施開鑿展陵架列峰迴峙迴溪分流真若移二
華於人間引九曲於席下也而幸昇籃輿追飛蓋笙吹
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

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於林表聆玄言
於亭中目睇藏經心游竺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
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衰倘未卽蒙霧露亦何能辭登
高之作虛授簡之命乎病有間當謹如教附上也公此
行且趨金鑾入紫禁秉石渠之筆曳承明之履以制作
黼黻功業經緯僕當遠從南土移文北山爲一大噓公
能容其狂否使節有期治裝方迫佳筆之什金玉其章
華緘之詞芝蘭有馥然碧山焚魚謹聞教矣五陵車馬
敬以還公頭痛未竟所言

答郡伯鳳坡易公

份自奉別以來卽抱痰疾一入長夏杜門者已踰十旬

及當新秋伏枕者又將兩月向見時頭鬚猶幸未白今
一旦如銀矣向見時步履猶尙覺輕今一旦如跛矣雖
喘息苟延而形神非故用是大懼遂辭舊里遠避荒莊
闕荆棘之區栖草萊之野深扃蓬戶兀坐蒲團不敢見
一客不敢吐一語冀絕俗念少完元神蓋視浮生如夢
中視人間如隔世矣不圖我公從千里懸隔之外記七
十衰朽之人賜之緘書重之慰藉意氣懇切詞指勤倦
非公篤于交情力追古道何以有此公曩在江邑其卓
絕之政精白之操真可謂天下無雙目中少有者而公
長于治民短于奉上過于執法恥于徇人遂使忌者掩
其賢勢家鼓其讐而飛騰之路遂少滯留份每見相知

未嘗不爲興歎每逢當路未嘗不爲極言豈謂其足爲
重輕哉徒以所見旣眞而發憤不容已也然世能阻公
之飛騰而不能終遏公之上進今已列二千石比古諸
侯統數縣之符制千里之地當且懋著功業入備股肱
矣此實素望非敢諛言也然竊謂公操有定志政有成
規當卽以施之江邑者措之閩郡不必更言矣若其他
則官有尊卑時有變化恐亦當少抑其亢略從其宜然
言之則近于卑而聽之或以爲鄙固不敢多瀆也惟忝
公骨肉之誼不敢不竭其肝膈之私欲以自効其忠則
不敢復顧其贅耳前旣云不敢吐一語而今乃至數百
言者亦可謂不容已者也衰病如此未知會期臨楮悵

帳

與憲副鹿門茅公

份長夏抱痾苦馬卿之病渴新秋增憊同滿奮之畏寒
惟伏枕自憐杜門興嘆而已偶得雄篇誦之如珠玉在
側炯炯照人金石擲地琅琅餘響不覺起而諷咏至爲
躍然乃知曹公讀陳琳之文能已頭痛不虛也且份形
如槁木志若死灰而翁丈方有老驥千里之思鷹揚一
時之意何人之精力度越不同如此也至于雪華之章
此則以份視之如夢中景隔世事矣夫跛狎不越咫尺
而天馬歷塊過都鸞鳩不離榆枋而大鵬負風超漢物
固有然者矣至如人有不勝杯勺而于公食酒石餘人

有不舉七箸而廉頗飯斗米肉十斤其不同固若是也
夫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味亦聊足怡矣然竊有過計
惟恐于廷尉之不能解醒而廉將軍之過飽也彼欲學
將軍廷尉者有不爛腸而潰腹者乎輒戲及之語曰無
錢沽酒妬人沈酣份之此言將得無妬之意乎且向本
臥而甚疲茲乃起而滿紙斯亦已頭痛之一驗矣然落
筆不休之誚又不能免也臨緘增喙

與大宗伯對山林公

份自罷還以來不能通候者六閱歲矣然偃伏田野聞
公徧歷清華洊陟樞要則躍然以喜旣而聞其南也則
又耿然以念然所以喜者非徒以故舊之情而所以念